

王匡 (1875—1916) 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小巨子，国学大师。

章太炎 (1869—1936) 初名学乘，字枚叔，原居余杭，号太炎，后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又遭败

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蔡元培 (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子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尔，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

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9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郑振铎 文学大纲 ①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 (1896—1954) 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并

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藏书家。 李卓如，号任公，又号饮石室主人，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 江苏省镇江丹徒人。 学者，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家， 图书馆学家， 书法家， 中国近现代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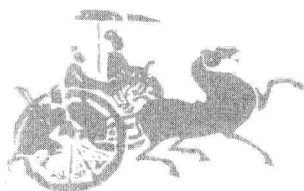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的奠基人。 现代儒学宗师。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钱锺书 (1910—1992) 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文学



郑振铎 文学大纲(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振铎文学大纲:全3册/郑振铎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1

(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

ISBN 978-7-206-08303-7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262号

郑振铎文学大纲(上、中、下)

著 者:郑振铎

责任编辑:刘 洋 张文君

制 作: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64.5 字 数:873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303-7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三十二章 19世纪的英国批评及其他

—

19世纪的英国评论开始于两个杂志，一个是《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发刊于1802年，一个是《每季评论》(Quarterly)，发刊于7年之后，是反抗前者的。这是近代的评论与杂志的起源，在文学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史实。跟着他们之后的，又有两个相反抗的重要的杂志出现，一个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一个是《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前者成立于1817年，后者略晚些。兰姆(Lamb)、夏士勒德(Hazlitt)、狄·昆西(De Quincey)以及卡莱尔(Carlyle)诸名人皆为《伦敦杂志》的投稿者，狄·昆西又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的投稿者。这些文学上的新势力，颇有风靡当之概，不仅重要的散文家为他们的重要投稿者，即小说家也常在那里发表他们的作品，即诗人也是如此。就散文而论，这些评论或杂志的产生，至少有了两个重要的影响：其一是给一种鼓励于当代作家，使他们努力于一种随笔评论或絮语散文的写作，因此作整部大书的人不多而作零篇的絮语或随笔者日众；其次，它给一块新的领土于文学批评。当时批评者分成了新的与旧的两派，互相攻讦，互相辩论，而使批评的文学成为有力的、热烈的、有声有色的东西，无形中变更了前代爱迭生与高尔斯密的宁

静可爱而缺乏变化与热力的作风。

在19世纪的前半叶，一般的散文家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属于两个《爱丁堡评论》的，一派是属于《伦敦杂志》的，再一派是不属于这两派的。《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约弗莱（F.Jeffrey，公元1773~1850年）是当时最有影响，虽然不是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是偏于守旧派的一方面的，他的合作的人史密士（Sydney Smith，公元1771~1845年）是一个很好的讽刺作家。到了现在，这两个人的文字却已很少人读了。威尔孙（John Wilson，公元1785~1854年）是《黑木的爱丁堡杂志》的创办者，他体格强健，是一个拳术家，著作不少，然现在也已没有什么人去读它们了。

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公元1785~1859年）是投稿于《黑木杂志》、同时又投稿于《伦敦杂志》的人，他是威尔孙的朋友，但在文学上的地位却较之上述的几个人都重要得多。他的全集，共17册，大多数是讨论各式各样的事物的论文与随笔，有的时候失之于隐晦，有的时候却非常有力而动人。他的叙述力与描写力极大，此可于他的《贞德传》（Joan of Arc）、《英国的邮车》（English Mail Coach）及《梦的追逸曲》（Dream Fugue）中见之。在他的《谋杀是美术之一》（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里，他把严肃的滑稽与恐怖联合在一处是很成功的，这一篇讽刺文学，连史惠夫特也要为之愉悦。但他的最有名的著作，还是《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这是一篇奇异的自传一类作品，是一篇世界文库中的不朽的名著之一。洛克赫特（J.G.Lockhart，公元1794~1854年）也与狄·昆西一样，是两个反对的杂志——《伦敦》与《爱丁堡》的联络者，他也写了4部小说，但他的最有名的东西是两部传记——《葆痕士传》（Life of Burns）与《史格得传》（Life of Scott）。他的妻子乃是史格得的女儿。

《伦敦杂志》那方面的人才可不少，最著名的、最得现代人的敬爱的是查尔士·兰姆（Charles Lamb，公元1775~1834年）。他的父亲是一位书

记，他在17岁时也成为了印度局（India House）里的一个书记，专心去看护他的发狂的姊妹马丽（Mary），有一次，她竟杀死了她自己的母亲。他非常爱伦敦，偶然远去便不快活。他的性格非常的和善，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柯尔律治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他晚年，他得了一笔退休金而退休了。他与他姊妹同著的《莎士比亚戏曲里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一部最流行的英文书，但他最好的著作却是《依里阿的随笔》（*Essays by Elia*）。他非常喜欢古代作家，在他的许多作品上，似乎曾印上了他们恬静的风格的痕迹。他是当时最可爱的作家，能够很技巧的把滑稽与愤慨、渊博与素朴混合在一处。

夏士勒德（William Hazlitt，公元1778~1830年）是兰姆的同时人，曾去学过画，但他批评图画的能力却比作画的能力好，于是遂放下了画笔而拿起墨水笔来。他贡献许多关于当时艺术与文学的批评给主要的文艺与政治的杂志。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莎士比亚戏曲的人物》（*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及《英国诗人论》（*Lectures on the English Poets*）与《桌话》（*Table Talk*），在其中，《桌话》是尤为著名，足以见他的风格。他的文字、思想是清晰的，常是同情于所批评的作品，表现出广阔而复杂的学问。他的风格是活泼如画。他曾被称为“批评家的批评家”（*The Critic's Critic*），对于新派与旧派同样的给他们以公道。

韩德（Leigh Hunt，公元1784~1859年）是一个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与雪莱与济慈是很亲密的朋友。他的重要著作却是散文。他的风格是深印着他自己的随便而不负责任的性情，他的轻如蝴蝶似的才能，及他的个人的可爱。他依赖他的笔为生活，所以许多书都是写得太快些，但他的随笔却机警异常而想像丰富，常常是可读的。他的爱文学，是忠恳而深挚的。他的名著是《自传》（*Autobiography*），卡莱尔很称许它。

不没身于以上两派或其他社团的深渊中者，有考贝特（William Cobbett，公元1762~1835年）诸人。考贝特是政治改革家、新闻家，还

是一位写了不少本书的人。他是具有最动人之个性者之一，他的影响在当时很大。他的《乡间的骑行》（Rusal Rides）是具有永久之趣味的，他的《英文法》（English Grammar）是许多文法书中无与伦比的一部，因它全部是可娱悦的。许多人列他于彭扬、狄孚和史惠夫特之林。兰杜（W.S. Landor）的风格恰与考贝特相反，他的名作是《想像的谈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以过去的大人物为谈话的主人翁。沙赛（Southey），在本书的上面一章中已经举过，他是一位勤力的散文作家，与他的作诗一样，他的大作是《奈尔孙传》（Life of Nelson）。有人说，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还重要。但柯尔律治却与他不同，他的散文不过是诗歌外的零片。然柯尔律治的批评力却极高，常是暗示的与刺激的。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他的分析力与解释力充分的表现于此。此书论诗的原理，乃是一切同样东西中可占最高位置者。

二

卡莱尔（Thomas Carlyle，公元1795～1881年）是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作家，他的给予当时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略略有点田产。他从苏格兰的破衣旧履的农民丛中跃出，进爱丁堡大学。没有等到授学位，他便离开大学去教书。他的父母要他入苏格兰教堂办事，但他因宗教观念突然的变迁了，因此不能进去。他经过一会儿的怀疑与痛苦，但后来终于得到勇敢与信仰。不幸他精神的信仰得到了，他的身体却成了急性胃病的牺牲者，这个病自此使他的生活可怜，且使他的思想染上了不少色彩。他以私家教读与勤苦的著作维持他的生活，到了1825年，他才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席劳传》（Life of Schiller）。1826年，他结了婚，好几年以后，都以作稿投登杂志为生，所做的东西，大都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德国文学是他在那里发见到“一个新天与一个新

地”的一种文学。他的第一本书 *Sator Resartus* 是一部很奇异、很重要的书。1837年的夏天，他的大作《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出版。1841年，他的讲演集《英雄与英雄崇拜》出版，1843年，他的很有影响的书《过去与现代》（*Past and Present*）出版，1850年，《晚年的论文》（*Latter-Day Pamphlets*）出版。《菲力特里大帝史》（*The 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是他的最重要作品，出版于1858、1862及1865年，每年出版二册。他的妻在1866年死去，这个打击，他受到后，永不能得恢复，他只是失望的悲观着，他的余年是充满了灵的忧愁与痛苦。他死于1881年，他遗嘱要葬于本乡，果然照此实行了，不如大家所料的葬于威士敏斯礼拜堂。卡莱尔的风格，因为它辞藻的丰富，句法结构的奇异，以及章法的古拙等等，成了英国散文学中无比的精品。我们在他的奇异的“散文史诗”《法国革命》中，可以看出他的描写力与抒写个性的能力。他的恳挚的精神与美好的想像，给他以一个位置在预言家与诗人中。在所有他的哲学的精要里，他归根结底的是一个清教徒中的清教徒。他以为无情与淡漠是当时最坏的罪恶。他的教训的钻孔是忠恳。他憎恨习惯与非真实。他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在社会、政治与宗教里寻求真实，无论用什么价钱。在他看来，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表现上帝的对于人们的正直行为。他在过去所读的教训，他带了来，应用到现在。他的位置在近代的世界，是他的绝对反抗近代的一切最有特质的理想与趋势。他对于民主主义没有信仰，他以为大多数的民众需要“英雄”或“能人”的引导与领袖。他最恶因商业急速发达而生之乐观。他反对科学的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或“猪的哲学”）。当然，卡莱尔未必真能挽转当时的潮流，然却不能否认他在当时竟没有影响。

路斯金（*John Ruskin*，公元1819~1900年）是卡莱尔后之第一人。他的作品之多而广博，他的有力与天才，他的在艺术、文学与生活之上影响，及他的风格之高尚与美丽，都足以使他成为卡莱尔的后继者而执当代

文坛的牛耳而无愧。他生于伦敦，但是苏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酒商。当他在童年与少年时，凡一切财力所能供给的快乐，他都享受过，然而他的早年教育，却如卡莱尔一样，是严格的清教徒的，他的家庭环境也使他成了一个清教徒。1839年，他在牛津大学因做一诗而得奖。4年之后，他发表了《近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第一册，最后的一册则出版于1860年。同时，他又专心的注意于建筑，如他之注意于图画一样，于1849年发表了《建筑的七盏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1851~1853年发表了《威尼司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但在《威尼司之石》及《二路》（*The Two Paths*, 1859年）里，他的艺术史之研究却引到社会情况的研究，他的兴趣因此到了他的当代实际问题的方面去。他在这里，受到了卡莱尔的灵感，而自己称他为师，完全的由艺术批评家转迁到仁人与改革家。他的晚年，在牛津为教授，仍继续他的艺术史与原理的工作，但他大部分的时间与力量却专注在社会的宣传，即他的在课堂上的发言也深染上他的新热忱。他的这一类的著作颇不少，在几集“给英国工人的信”名为 *Fars Clavigera* 的，以及其他几本书里，他建立了他的经济学及他的教育的理想。他的更普通的伦理的训条可以在《胡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 1865年）里看出。在路斯金的数量那么多性质那么杂的书里，大约总可以分二大类：他的关于艺术之作品，大约都在1860年之前作的，他的在1860年之后所作的，却都是关于社会、经济、伦理的问题的书。这两方面的关系之密切，远非我们初料之所能及。他的后来的实际的教言乃是由他的艺术的训言的伦理的结果与发达。他的美学完全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说，真的艺术仅能产生在一个为高尚的国家目的所感化，有着一种纯洁、正直与快乐的生活之国家里；所以，他以为，在19世纪沉沦的英国，富的阶级享用过奢，而大多数民众乃在穷苦中生活，艺术的教导是无用的。一种全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纯洁化——一种“心的全变”——是英国在艺术复兴之前所应该先做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即使

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他的最好的工作在这一刻是应该在社会服务的地域里。如此，他成了卡莱尔的跟随者，如此，他又成了慕里士（W.Morris）的主要师长。

亚诺尔特（Arnold，公元1822~1888年）是一位诗人，却也是一位重要的批评家。他是路斯金的同时人，他的气质虽与卡莱尔或路斯金不同，却做了不少工作，继续他们对于近代生活的物质主义的攻击，虽然是走着他自己的路。他受教育于牛津，即已杰出于同辈。在1857~1867年之间，他是牛津的诗歌教授，在1883~1886年，曾到美国游行讲演。他的散文天然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生的。他的关于文学的作品，可于他的二册《批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杂论》（*Mixed Essays*）及《荷马译文论》（*Lectures on Translating Homer*）诸书中见之。他以文学为“人生的批评”，常论到作者的道德的价值。他的文学批评是可惊异的充实、暗示与光明。他在人生批评的一方面，其工作是欲打倒了“酷硬的非智慧”而增大最大多数英国公众的心灵与道德的水平线，此可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及《友谊的花圈》（*Friendship's Garland*）中见之；在《文学与训条》（*Literature and Dogma*）、《上帝与圣经》（*God and Bible*）里，他又进入了神学的范围，要在纯洁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基督教。他的散文，流利、庄美而可爱，为当时最刺激人的作家之一。

路斯金等人之后，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是配脱（Walter H.Pater，公元1839~1894年），他以精纯美好的风格（有人批评他太雕斲了）慢慢的、很努力的发表他的文字。他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与《希腊研究》（*Greek Studies*）二书包含他的最好的批评，但他也写些美好而不可及的哲学的传奇，如他的《想像的图像》（*Imaginary Portraits*）和《马里奥斯》（*Marius the Epicurean*），在当时，他可算是一个最好的批评家。

女的批评家有琪美孙夫人（Mrs.Jameson，公元1794~1860年），她的

父亲是一个画家。她的婚后生活似乎很不快活，后来她与她丈夫分离了，自己专心于文学。在她的许多作品中，《意大利画家的回忆》（Memoirs of Italian Painters）及《神圣的与传说的艺术》（Sacred and Legendary Art）等书是可以注意的。此外，写了很好的论文与批评的作家还有不少，法洛特（James A.Froude，公元1818~1894年）有他的《大事物的小研究》（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施的芬（Leslie Stephen，公元1832~1904年）有他的《在一个图书馆里的时间》（Hours in a Library）；诗人史文葆（Swinburne）也写了不少的文学批评；小说家史的芬生（Stevenson）所写的东西，如《回忆与图像》（Memories and Portraits）、《人与书的研究》（Familiar Studie' s of Men and Books）等，在散文中也是很重要的著作。李委士（George H.Lewes，公元1817~1878年）也写了他的很重要而有兴趣的《歌德传》（Life of Goethe）。此外还有不少的人，这里却不能一一举出了。

三

历史的著作，作者很不少，而以麦考莱（Macaulay，公元1800~1859年）为最著。麦考莱在近代得一般人的注意，远过于卡莱尔与路斯金。他在剑桥大学成绩极好，1825年，以在《爱丁堡评论》上著了一篇《米尔顿论》，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进了国会，以演说家与政客著名。1834至1838年，他都在印度，时时还为《爱丁堡评论》做文章。回到英国后，又去做政治活动，得到了爵位。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首二册出版于1848年，立刻引起了极大多数人的注意，得到了自有史书以来所未有之荣誉。后来，他身体虽衰弱了，却还著作着，第五册至他死后才出版。他的文字又美丽又通俗，天才很高，而用笔极细微而有趣，所以会把干燥的史书写成了一部最通俗的书。他没有写过一页沉闷

的文字， he 可以与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相比，有力、活泼，而精细如画。即他的纯粹的文学论文，也为最大多数人所爱读，这些人都是向来没有想到要读批评的。他的通俗，除了他的才气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本是当代的一个典型的英国人，所以会愉悦一般的人；他所表白的，所有力的表白的，乃是一般的人对于事物的见解，并不想改变它或攻击它。他是实际的、积极的性格的人，并不怀疑，且毫不注意到什么人生的“神秘的担负”。他憎厌朦胧的与神秘的，对于他的时代的“快活的物质主义”却有很深的信仰。因此，他与卡莱尔与路斯金恰立于反对的地位，因此，他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大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传记与历史可真不坏，却又以叙述不正确而喜横恣的记载见讥。但他的成功却仍是很大的，因为他的论文，把文学的趣味民众化了，他的《英国史》永远是一切史书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部。其他史家著作有一举的价值者，如蒲克尔（Henry T. Buckle，公元1821~1862年）的《英国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显示出物理学的重大影响；弗里曼（E. A. Freeman，公元1823~1892年）的《诺曼人侵略史》（*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是一部整片的作品；法洛特（J. Froude）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是一部很不坏而不大正确的史书；高狄那（S. R. Gardiner，公元1829~1902年）的一部从史豆慈（Stuarts）时代至内战的《英国史》，与莱该（W. E. H. Lecky，公元1838~1903年）的《18世纪的英国史》都是很用苦功的著作；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公元1837~1883年）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与以上各史都不同，这是一部表白当时的强大的民治主义的影响的史书，一部人民的，而非帝王的与战争的史书，这一类史书不少，而此书实为最好。

西蒙士（John Addington Symonds，公元1840~1893年）的七大册的《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史》（*The Renaissance in Italy*）是一部为史书与美术批评的连锁的书，功力真费了不少，也实在是一部价值很高的书，只可惜辞

句太冗长，太华丽了。

四

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为经济的、宗教的与科学的事件之冲突所煎熬的时代，当时文人的领袖，如卡莱尔、路斯金诸人以及小说家们也都加入了这个战争，或响应他们的呼声。一般经济的、宗教的与科学的专家自然是争辩得更厉害了。有许多专家，其文章也写得很不坏，在英国文学史也可以有位置留给他们。

密尔（John Stuart Mill，公元1806~1873年）是一位新时代、新思想的领袖，他的《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失了时效，而近代发生的事实，也早已把许多19世纪的经济学原理送入废字篓中了。但密尔的书却是一部专家著作的模范。他的《女权论》（Subjection of Women）因了近来女性的解放，也已成了废纸。但他的《自由论》（On Liberty）却是永久生存的，即在今日，即在今日之后也还是新鲜而刺激人的。

19世纪之中叶，新教徒与旧教徒又生了辩难，牛曼（J.H.Newman）是旧教徒中的最有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即使他的敌人也承认其有文学上的价值。他的Spologia pro Vita Sua是一部可爱的智慧的自传；他的心虽倾向于实际问题，他的本能却是艺术的。他又是一位教师，他的略带些滑稽的《大学的意义》（Idea of a University）中的一段，论到英文作法的，每个教师及每个想去写东西的人都应该拿在手里看。

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公元1809~1882年）是一位极重要的科学家，开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局面，其影响极大，但他虽是如此的一位专家，却也把文学做了他的仆人。他的《物种由来》（Origin of Species）、《人类起源》（Descent of Man）及《壁格尔（Beagle）游记》都可以证明他的风格是可爱而能动人的，他的文学力使他的作品不朽，不管将来进化论

的原理发展到如何的程度。在别一方面，达尔文的朋友史宾塞（Herbert Spencer），也是一位进化论的哲学家，却与他大不相同。史宾塞因为不知道写作的技术，所以他的作品读的人便少了。

在所有19世纪的科学家中，在文学上最足以自立者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他是一位专门的生物学家，是这门学问的大师。他以他的杂论及讲演，永生于文学上，超出于继续的科学及宗教之争之外。他的作品是在专门的讨论之上的，他们要的是自由考察与寻求真理的权利。《人在自然中的地位》（Man's Place in Nature）及《讲演集》（Lectures and Lay Sermons）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即在无科学训练的读者看来也觉得非常清楚，他们在一般人的见解上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的。他把科学的知识与文学的艺术，很显著的联结在一处了。

参考书目

1. 狄·昆西的《一个英国吃鸦片者的忏悔录》，通行本极多，《万人丛书》及《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中俱有之。
2. 《狄·昆西》，马逊（D. Mass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Macmillan 出版。
3. 《狄·昆西：他的生平与作品》（T. De Quincey: His Life and Writings），约甫（A. H. Japp）著。
4. 兰姆的作品，俱极易得。Muthuen 出版兰姆兄妹的全集，共6册。
5. 《查尔士·兰姆：一部回忆录》（Charles Lamb: a Memoir），康瓦尔（B. Cornwall）著。
6. 《马丽与查尔士·兰姆》（Mary and Charles Lamb），夏士勒德（W. C. Hazlitt）著。
7. 夏士勒德的作品，《万人丛书》中大都有之。
8. 《夏士勒德》，皮勒尔（H. Birrel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Macmillan 出版。

9.《韩德》(Leigh Hunt), 蒙克侯斯(C.Monkhouse)著,《大作家》(Great Writers)之一。W.Scott Publishing Co.出版。

10.柯尔律治之《文学传记》,《万人丛书》中有之。

11.卡莱尔的作品,《万人丛书》中不少。其他通行本亦多。

12.卡莱尔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曾由诺登(C.E.Norton)重编。

13.《卡莱尔传》(Life of Carlyle), 法洛特(J.A.Froude)著。(Longmans 出版)

14.《卡莱尔》, 尼可尔(J.Nicho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15.路斯金的作品,《万人丛书》中大都有之。Geo.Allen and Unwin也出版了好几种版本。

16.《路斯金传》(Life of Ruskin), 柯林伍特(W.G.Collingwood)著。

17.《路斯金》, 赫里逊(F.Harrison)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Macmillan 出版)

18.《路斯金: 社会改革家》(John Ruskin: Social Reformer), 霍布孙(J.A.Hobson)著。

19.《路斯金的作品》(The Work of John Ruskin), 瓦尔特丁(C.Waldstein)著。

20.亚诺尔特的《批评论文集》,《史格得丛书》(Scott's Library)中有之。

21.《亚诺尔特》, 保尔(H.Paul)著,《英国文人丛书》之一。Dent 出版。

22.《近代英国作家》(Modern English Writers)中有桑次保莱(G.Saintsbury)著的《亚诺尔特》,又《文学家传记丛书》(Literary Lives)中

有拉赛尔 (G.W.E.Russell) 著的同名的书。

23. 配脱 (Pater) 的作品, 牛津大学出版部有得出版。他的《文艺复兴》, 《近代丛书》 (Modern Library) 中亦有之。

24. 《配脱》, 彭孙 (A.I.Benson) 著, 《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25. 《配脱》, 格林士勒特 (F.Greenslet) 著, 《现代文人丛书》 (Contemporary Men of Letters) 之一。

26. 麦考莱的《英国史》, 通行本很多。Messrs.Longmans 出版他的著作最多。

27. 《麦考莱》, 莫里逊 (J.C.Morison) 著, 《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28. 密尔、达尔文、赫胥黎诸人的作品, 通行本甚多。

第三十三章 19世纪的法国小说



19世纪的法国文学，开始于史达埃尔夫人（Mme.staël，公元1766~1817年）和察杜白里安（Chateaubriand，公元1768~1848年）二人。这两个人向来大家都承认为新的反对者，但却是新的时代的曙光，我们不能不把他们的与新时代的诸大家联合在一处。史达埃尔夫人本名尼考（Germaine Necker），生于巴黎，长于繁富的家庭之中，因此智力发达得极快。她最喜欢卢骚的书，一生都印着他的影响。1786年，她嫁给瑞士驻法公使史达埃尔，不久便与他分离了。后来因为反对拿破仑，被逐出境，住于瑞士，时时游历英、德、俄诸国。到了拿破仑失败后才复回巴黎。她有两部小说，《狄尔芬纳》（Delphine）出版于1802年，《柯里纳》（Corrinne）出版于1807年，又有《文学论》（De la Litteature）出版于1800年，《德国研究》（De l'Allemagne）出版于1810年。她的文章，条理明白，而不善于修辞，远不如察杜白里安之精美。

察杜白里安（Francois de Chateaubriand）曾被称为法国的最大的文人，又曾被批评家称为罗曼主义运动之父。他是一位宗教信仰者，旧的信仰的赞美者，然而文章却开创了后来的路。他的作品很不少，都是半为叙述的半为宗教的作品。《基督教的美质》（Le Genie du Christianisme）为